

四
書
輯
釋

論語卷之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亦論

人物賢者得失。○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份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援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秩之分待以竹簡之編物盡而止其篇曰則聊幸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十三章與上篇通論古今人物內十一章程列因人夫後十五章多言孝悌文約禮大孝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歸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孝也丙夫子出處一章交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聲之位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

侯之通外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或問寬洪簡重以前

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錄

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

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語錄

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個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君簡而行簡

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上聲以下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

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

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馳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劉向說苑脩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委

弟子曰夫孔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從音

下同而其質美而文繁吾欲從而去其文故曰文質猶者謂

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而野也子然則伯子蓋

桑伯子易野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而野也子然則伯子蓋

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問一問人只認可也簡便

了○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若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行

簡者所行簡要不少蘊葉氏曰簡者簡下之道對行則是已

對行事明矣○少蘊葉氏曰簡者簡下之道對行則是已

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件弓所以可也簡則可居簡

則不可○先師曰人所以異於馬牛者以衣冠也伯子冠

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教易相反故書曰簡而

無微蓋簡易流於無微者欲以敬簡簡之流弊也敬而簡

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略之簡仲弓

蓋能若嚴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若簡行簡者也

日集詩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之過許蓋未喻夫

子可字之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因有未盡善之意

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嚴居簡之不同夫

子所以深許之也二說皆出晦

子所以深許之也二說皆出晦

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

夫子許之

語錄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爲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

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

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

內存乎簡而簡則爲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

無物故所行自簡

鏡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

居簡則先

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語錄曰程子只說得敬

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

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領是同盡其所以不致全用他說又

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出

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个好人極至

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飲食又有不能

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曾參

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酬酢不視事隔牆小吏曾

呼參亦酬歌以和之向有於君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

看了

南面。



寬洪簡重 所以為可

居敬行簡 未嘗不可

言其德性

居簡行簡 無乃不可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如去声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下又反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謂其不

好孝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孝此二事其孝全在非勿視

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不遷怒如鏡

照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解○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

貳皆自克己上來○黃氏曰存養之深首察之明克治之力

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樹平○洗怒之後水清霧散

過之清與鏡莫逃○知之也○黃氏曰貞字與子相看○

師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

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孝，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情發則風作，水釋而不汗，肩過未嘗不知。既知則根去，株拔而不留。此皆克己之功。發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卒也，而好孝之符驗也。

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也。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林受教者為弟子。當是時，言尚少好孝，而可以傳道。首在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在

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二句易繫辭文，乃不貳過也。通曰：右程子兼不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

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詰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戚亦

妍美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通曰：右事說不遷。怒怒每

媿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通曰：右事說不遷。怒怒每

理而不在血。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

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縱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謙

反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錄：謙於己只是略有此子，不足於

心，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於

○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

或曰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率作顏子所好何事論也

此論林贊之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

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平聖人

之道也也下文言李之道與李之得其道皆平聖人底方學之

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語錄問諸精曰精

氣之精聚故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

智信語錄本體是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

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

去欲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情既熾反而益湯其

性語錄性固不可變但人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

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

焉語錄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

焉理之專力行求至踐履處之事知所往如知識路力行求至如

行路○鏡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
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夫禮便是中底準則底約其
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通曰
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
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
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
真儲字即是觀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
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也○通曰金履祥曰子
二條兼取伯叔子本字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指未發約
是工夫中是準則又曰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
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
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鏡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
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

此克己之功

此克己之功

無求安飽敏事慎言

此克己之力

此克己之力

日知所育無忘所能

此自新之功

此自新之功

可謂好學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此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

去孔子使也

補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

私交此必未爲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羊之以府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衣去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
祿也九百不言甚重法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
邑故以思爲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
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鄰里

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如子華子華之爲法

下爲夫子使法義也而拊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

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

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

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特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

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

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語錄此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

辨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亦○先師曰一義字可斷於此

尊翁子為山也。我之自健而計聚請於非義也。不迷而與
之少亦非義也。羊常保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郡鄰亦義也。夫子
於赤非吝於恩非吝會與受取子也。視義之當否亦非求為請
自多與以為惠原憲其貧辭常祿以為為非皆察義未精故也。

請粟辭粟

不當與亦不當往與之金履王乘上有餘不當繼

不當辭亦不容辭以與鄉里鄉黨有餘自可推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諸犁利之反犁息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端正中言犧牲

也和藹陳氏曰以其角中程度也祭天地之用用以祭也山

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

惡此語本據文家語亦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

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

非與仲弓言也或謂子欲去曰字蓋嫌對其子而斥其父

或謂子欲去曰字蓋嫌對其子而斥其父

此乃精死後之言亦以謂
起之非必親吉之言也○范氏曰以管變爲父而有舜以
絲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
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即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語錄三月只是言其久尔非謂三月後必違也

三月不知如三月者夫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後詩人以一
二月不知如肉味皆久之遺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

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

七到其域造仁之域如而不能久也道外曰三月始言以言其

曾○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三月小變言其久也過

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其間不能以寸此語

木揚子問神蕭源淵亦潛若聖人則薄其間不能以寸此語

徒於仲尼矣未達一間尔若聖人則薄其間不能以寸此語

之後不疑三月後一句之忘但於道理以後必斷一斷便

按續云若看這些子問脈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問
者以此先師曰仁也仁而達仁所以與聖人未達一問
謂心術鏡仁猶鏡之明或為聖垢蔽而不明也然則
具也日月至焉者外使過三月之久心不達仁然則
去已私為仁者外使過三月之久心不達仁然則
月之變或至於達仁也使過三月之久心不達仁然則
之無一疾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達仁則與聖人
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乎非在
者或問三月不達仁者仁在內而我不安於客而求為
矣或語歸仁者仁在內而我不安於客而求為
客三月不達仁者仁在內而我不安於客而求為
外所問或為有入時然於內雖問或有出時然於外
外所問或為有入時然於內雖問或有出時然於外
自任不得便自問過此非是這箇閑道只說得過得
自得謂發罷不能如三月長行更無著力矣黃氏曰身
之安宅也以此譬之三月不達仁則心為實仁在外如
主而在宅之內也陳氏曰張子內心為實仁在外如
在住宅之外也陳氏曰張子內心為實仁在外如
之一室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下理而為主不逐人
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如車輪轉
實勢自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地如車輪轉轉自屈
吾力所能進此即日進無疆地也如車輪轉轉自屈

子此語正欲季者於此當自省若是為客不
入後則則為无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
一外而視則以理道二也也漸有不可息之意
因孔子所言以爲後說言火在則爲仁不在便爲不仁其
旨亦切○余謂生日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者言其持
守之久一月者言其與日月至焉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已者
也也夫肅民以仁學民以義數化行而礼祭與使
民決於禮俗論於骨髓非三二十年之以不可也

仁。
或日一至
或月一至
仁在內典論王
仁在外典論王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白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
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胡氏曰自求爲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
聞國政也然與子卒不能與三子果有决斷都玩達通事理
同升謂公室魯之所以不能與也果有决斷都玩達通事理
藝多才能魯八曰求也藝於泰山不能拔伐顛更不能止是不
藝多才能魯八曰求也藝於泰山不能拔伐顛更不能止是不

理占得地步却開所其從政以○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
不肖論季氏聚斂為備漸死誰○
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
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
氏曰季桓子垂死有遺言召孔子而屬子止乃曰
然則其先問也意故在求而振之以發端也
曰惟三子句下文
泛言用人之法

三子所長

○可使治賦是其驗

○可使為宰是其驗

○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似為去声復
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

同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聲使夫善為已辭言若再來

召我則當去之齊始言善為我辭聲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
文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當於進

言也○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魯子數

人而已張氏曰門人閔子此事於問

游爲武城宰宰在賤爲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爲中牟宰謝氏曰

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墮子所不習也謝氏曰

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洛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

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冕又從

而臣之豈其心哉語錄謝氏說得公痛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

可以可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

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謂子柔則必取辱謂子閔子豈不

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謂季氏附益

夫謂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

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可見南子可往公山

聖賢居影見惡

以禮為

不為贊學必在汶上

禮記

以禮為

不得其死為之聚似

取禍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卅名耕魯有疾先儒以為癩音也或問伯

以淮浦子而言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明牖曰此說廟喪士記

掃君大夫徹幣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後向南牖下君視之

而視之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

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求訣也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

訣之意仁也此聖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有此疾而今乃

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

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

可見矣

或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

死乃可謂命於頤曰短命於舟曰命矣夫蓋其脗身盡道是

疾以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足

非天命之正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

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此痛而南彌痛也占人室北牆上祀社為壁雖壁

間西北角有小圓窓名謂之辟室漏然無北牆之名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暗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

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

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憂反累其心而改其所

樂也故夫子稱其賢以累其心不是解那不以其貧憂累其心

解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

有深意蓋其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又曰昔受學於周

叔每令尋仲尼與子樂何事
只一般不日雖同此樂然猶子方能免得改此樂未始有聖
到聖人則自然○聖人是自然樂猶子方能免得改此樂未始有聖
一人不相以只羊些子○東氏曰孔顏智少如光風霽月全無
一點滓滿腔子都是道○東氏曰孔顏智少如光風霽月全無
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入而不自得所
事則將有脫空蒼寂之病○聖賢者實工夫去豈是欲人所樂何
博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學孔顏所樂何事○遺書辨于洗問
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樂何事○遺書辨于洗問
已曰使顏子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樂何事○遺書辨于洗問
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夫聖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
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也○語錄謂
以道為樂到心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
自來也○鄭舜辛曰道在吾身曰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
以道為同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
陋○堯音生曰疏食飲水非可樂也○而孔子樂在其中○筆
堯也○所樂即道非有意此孔顏之所樂也○然夫子之樂自
其書成蒙哀樂之意○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
者則人有間矣○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
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通問

顏子所學之樂，當先問顏子所得何事。○真氏曰：顏子工夫，全在傳以禮樂事。禮者，文首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而用功。物者，目一身性，情之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傳禮也，如伊川論格物，言以一身性，情之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傳禮也，如伊川論禮者，言以一身性，情之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傳禮也，如伊川論內外精粗二片，於此處，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涵養於天理之中，雖草瓢動盪，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涵養於此，乃顏子之樂也。程子全然不慮，只教人自思而得之。朱子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今學者從此用力，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於此，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涵養於此矣。○饒氏曰：傳文約禮，是冲冠之所，以教顏子之樂，所以孝顏之樂，可尋矣。

草瓢陋巷。

澆食飲水。

以人言

不毀其樂

以顏子言

不改其樂

以孔子言

樂在其中

人欲中欲古是

天理中自快活

語錄說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憂，今女畫。

論音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力有所不及力有所不及張氏曰發進原畫者能進而不敢
有所不肖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張氏曰發進原畫者能進而不敢
非人止之自畫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而不肯前耳
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音則必將
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
井求之所以局於藝也魏氏曰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
此是畫則先且曰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
貴乎深說苟深以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
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源於畫以自限耳

顏冉進學之異

以顏子言

無所不說知之至欲罷不能行之至

所以賢

以冉求言

非不說知之至畫而不進行之非

局於藝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去声小人儒爲人○謝氏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澹之以此

謂聖人多於此舍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者義利分明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也

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

上說若值貨利則全是小人不得謂之儒矣

子夏初年時耳至其言切問近思先博後達則大不同矣

儒

以務內言

為己尚義所以為君子

以果於言

為人尚利所以為小人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力音汝音若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不說迫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

邑也故謂之射禮也周禮大夫賓客之節射也
五射者一曰白矢二曰剡楛三曰襄楛四曰
注於楛五曰正於楛以禮會民皆行射禮法則
州長春以禮會民皆行射禮法則州長於正月
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其地則凡於公家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
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
之私可見矣胡氏曰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
守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於行路
以可知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於行路
金履祥曰焉爾乎彼字義如是為爾其氣必有
謂汝得人焉有如其名乎講其可與並取於斯
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
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
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
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謂錄問為政以
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繼得人將焉用之
非謂見其如人也為吏更為政而得人謂論此
亦為政之助也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
無邪媚之惑者不以苟賤

爲義則枉已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取與否
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通曰苟處之善那媚之惑八字與正
大之清四字相反而然非子游自持身
正大者未必取人如彼明之正大也

持身取人之法○

以威明其身言

不由徑動必以正

無負賊之羞

以游取人言

不由徑不以爲迂

無和媚之惑

不入室不以爲簡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毀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職去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或問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謂老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
氏備勇於下之風而然之者也
毀釘練策鞭也戰敗而還婚以後爲功反奔而毀故以此言
自揜與掩同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

師右師辨求師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者人從之孟
之剛後入以爲毀抽矢無其焉不達也。○誦錄這便是
克伐怨欲不伐與才以馬。○張氏曰奔而爲報因已進能及
車之馬也。古乘車才以馬。○張氏曰奔而爲報因已進能及
將入門是問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推不自有其功又自悔其
功深自抑措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孝之害。○張氏曰居多聖人
取之也。教。○謝氏曰人能挫聲無欲上上之心則入欲日消
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
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左傳桓公
不欲多上人。○誦錄欲上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入
提近向人。○誦錄欲上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入
便可爲法。○誦錄欲上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入
有些小功能。○誦錄欲上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入
此心則私意消。○誦錄欲上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入
何足矜伐哉。○誦錄欲上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入

世矣。○誦錄

反徒

祝宗廟之官。○誦錄大夫字字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
衰世好詿。○誦錄脫色非此難免。○誦錄蓋傷之也。○誦錄不字曰高從。○誦錄伊川

說謂無說之巧言與胡之美色難免於必見情疾也○
氏曰出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說知德之可悅而不
悅於色矣○音氏曰出衰尚巧言雖有令色如鵠亦必悅而不
免於出蓋深嘆之也○先師曰自上蔡疑而字為不字故齊
氏亦因之而字而為此說○
與集註小異於存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曰莫不肯也○
何字中有深意○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

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真氏曰賈誼謂人之不能不由道

為由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凡人所行不問是

非善惡皆可以為道矣此嘆世人也○先師曰由戶而不知行

必由道欲人之行不可不由道也○
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以

○子曰居其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知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法
所謀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其祭賓客會同朝覲庫之

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出義道，嚴著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彬彬猶班班，物猶濫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濟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而後有文、文、所為史，故文可流，益而質，無損益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損於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季者，與成德而言。蓋如馮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補之。○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酸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輔氏曰：野則偷未矣。○趙氏曰：揚說雖非，本章正意亦足明二者之輕重。

文質

以相勝言
以適於言

質勝

野

此鄙畧之人

文勝

史

此多聞習事之人

彬彬

羣

此成德之人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語錄上一生字是始

生之生下一生字是生存之生。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惠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凡人解書就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籠細不可說這論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如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知難至一念之才實惡惡不如惡惡與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要入自說這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誠向裏來較細耳不是別求一兼深遠之說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義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實行而已是古所謂爲變者指去我向其生持幸免耳。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音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求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

好者食而嗜之者... 知之未至坐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
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語錄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
意味是如何又無二曰好之而未樂之好之樂之好之樂之
有得力歟輔氏曰好之而未樂之好之樂之好之樂之好之樂之
樂則無息無二曰好之而未樂之好之樂之好之樂之好之樂之
意如好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孝物格知至真知之者
矣。先師曰孝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
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樂之
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樂之好之樂之
則所不知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樂之
自強不息者蓋如此。通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
如樂好之深自能好好在未有
所得之亦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學

知不如好

好不如樂

好不如樂

貴自強不息

雙峯說

以行夫者

樂原於好

好原於知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也

以上之上上上
去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躡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驥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聞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真氏曰張氏說至精密所謂精粗無二致者對之屬事之粗也蓋道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兩端應乎此矣中人以道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之命則道性命不外像意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兩端應對之萬如此則可以情察而用力不窮而至於事親事長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有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此先然則對於外而勿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難未及於上智者而於上者為近致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者為遠難語以下則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

下以進於中則亦可以語上矣○先師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道之近上者同教以精深簡之此下者且當淺之以淺

近苟遠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然為下之偏而世變若目語之以遠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

聖人之道之教

以聖道言

以施教言

下學而上達

中上可語上

中下不可語下

○精粗上致

○各就所及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比曰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語錄常人之所謂知多求人所不知

○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
○其與幽故嚴之而不瀆且若其非正也曰遠者以
○其在則明使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
○遠之則向當合者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

此而專情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為善而專情鬼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情鬼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先

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

失而告之。不計其功。所謂仁人者止其善不謀其利。明其道

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且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

告以此。又先以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語錄問知之車。仁

之心曰務義敬神足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勉心積厲上

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我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感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

可謂知矣。○補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廢。是問

知。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語錄問

者。則安得有已。私而更須克已。即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

謂已無私乎。○克己。正是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

乃私心也。○克己。正是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

不但言克己。○補氏曰。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呂氏曰。當務為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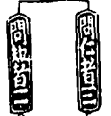
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未憚。所難為後。見其後獲。意未備。故

別下語。又惜其語非能說。可乃。故存之於後。○通曰。集註言

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向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

樂二字字最妙於者
 者人之所宜為鬼神在
 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
 有為而為之一有所為
 之所宜為先者心之所當為
 隱之間務其所以為而不可
 之心也乎夫理不可
 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樊遲



先難而後獲

愛人

若處繁執事故與人忠

知人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此以仁之所務言

此以仁之所務言

此以仁之所務言

此以知之所務言

此以知之所務言

詳見子路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

知者動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無結闕之患也闕五代反舌與同靜而有常故壽是兼仁知

而言是各就其材而有所成也。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各隨其材而有所成也。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氣，象自見得動靜與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氣，象自亦靜。謂無入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動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載發育之意，是靜也。安重不迂，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揆揆意思。免此。亦自有死之理。通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誌錄：仁者，人；在那仁裏，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顏子仁者，也。曾點知者，也。夫子則體仁知之深者也。○先師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也。○先師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亦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知仁體用

未朱子論

未呂氏論

山水 動靜 樂壽 樂壽

言其體 言其用 言其效 言其效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真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

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前氏曰俗山於政桓公富國強

其俗喜夸誇魯周公之於魯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

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去聲○通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

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

一變後可至於王道集註謂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程子

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法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語錄若魯初來氣象

已自不同太公已自吉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專守齊之初政全變易了一向在功利上管仲却只是效孔子而先出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見哀十二年猶使人問孔子若他以前無是意更何暇問惟桓公前年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句繳去不願問緩急之序曰如齊功利之習而便欲行王化魯之序不概若不當整頓而却理會功利之習便是失緩急之序先師曰魯有易變之資聖人有能所以深可爲魯惜也

以不爲之政令

齊終功利憂考詁一伯之餘賢

有美有廷

魯重禮教崇信義一王之遺風

齊華伯習燕王化 可至於道
魯振頹綱修廢禮 可至於道

有難有易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

觚稜也。或曰酒器。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觚，二升曰斝。斝，

酌以觚。此夫子因觚之有稜者也。其稜善曰：古者制以稜而

酌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馮氏曰：頤，師古曰：率書之債

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曰：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

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符，非

孔子所謂也。不觚者，皆器之有稜者也。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

之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稜者也。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

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稜者也。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

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稜者也。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

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稜者也。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

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

則不國矣

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矣已非矣其傳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

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

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

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反罔之以

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

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救又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

易去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聲如此之愚

也語錄可赤不可陷是就此一事說可陷不可罔不特此一

人之事如此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上者不虛如是其愚是也貴

夫事也通曰愛不足以仁仁者必能愛齊不可同以名仁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

約要夫也畔背音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

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語聖人之教

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孝之事於吾心固有其理無一息而

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學於吾心固有其理無一息而

存博文所以發諸事約禮所以發諸身如此則內外交

可以釋中而若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

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窮道失中矣約禮字

不可只作博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博而約則無以約就於

禮爾者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黃氏曰博文約禮語

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竟不順

若謂約我為要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文義頗矣又

非博約相對之義有以之博謂之而取之以極其○程子曰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

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

此條專以約禮為重要之徒博學而不約之以禮於

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博學而不約之以禮於

風行交錯並進於禮亦博學而不約之以禮於

約人為一可也豈止非時而得已又講義曰詳味此言一博一

約相為開闔恐人墜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

禮記卷之六 博學之學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君子固所當務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聖人不外乎是

博學之學

以可以辨其言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君子固所當務

以知有所立言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聖人不外乎是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失之曰：「予所不食者天厭之。」

天厭之。說音悅。亦方九反。

南子。宋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

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子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南子也。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南子也。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

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南，首再拜，環佩聲，然子曰：「吾鄉

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齊之婦也。其

聲，轉聲止而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齊之婦也。其

之也。秉彝好，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或問見其

德之天也。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或問見其

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小君之禮。或問見其

有郊迎執轡，贊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賜侯殺綈，疾而

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而靈公南子，大夫持牽之耳。」通鑑春秋莊公

之禮，疑亦大夫姜氏入，而靈公南子，大夫持牽之耳。」通鑑春秋莊公

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饋，以見莊公。欲著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饋，以見莊公。欲著

悅天誓也。或問：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誓者，也。所誓辭也。如云：所

不與崔慶者之類。左傳：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

於大音泰宮曰所不與
於君利社稷與有止帝乃歎盟書云所不與
如上帝請書未終晏子
王答湯其辭因自歎
事物當然之理
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
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
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
得之也饒氏曰子路氣急見扁卒未易與言則不入故與
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之於小
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固不得而禮之也○真氏
曰聖人道德宏可以轉亂為治化惡為善故孔子於南子
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欲往焉若大貴以下則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欲往焉若大貴以下則危邦
自牙頰間終身不仕蓋以此子路不於者蓋以已之力量
觀聖人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
德今已及矣

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
傳惑妄添未發之味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

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剛事以明理故
 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况曰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文集不偏者中庸之體之自然或無所倚著之意
 不易但不易二語則長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自出世衰
 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自出世衰
 民不興於行去少有此德久矣○錢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
 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
 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此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
 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下句無能字以
 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出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
 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足夫
 子本語被是子思撰括話○通曰善言中不言庸後出以中
 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
 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能行之者何謂

至德



此天下之定理

民鮮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

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

博廣也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

濟眾難於博施是進少濟者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

則造七到其極之名也語錄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

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聖仁以道理言是

是行仁到極處不見仁便是這理聖便是陳權奇曰聖無

知安行與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下一字已含病心有所不足也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

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錄言博施濟眾

是行仁極致之人亦不能自足無不理之事何止於仁必

雖無窮而仁者之事人皆能為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博施濟眾

此因是仁然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

聖人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於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

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正謂聖人亦有所不能耳必也聖

乎蓋必起下文克窮醫病之意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欲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

立字達字之義

如行要則便是達如身要成則亦是立

事事皆然右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符仁者矣

如不寬心指仁之本體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

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

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此章是言求仁當

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

之於人知其所以欲此而後施之者知也此其從容敦固
不同矣○朱子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仁也
安行此仁孝者去易能也雖近取譬也求仁孝者其
可能也子真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
以孝者所可進者○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反
求仁切近而可進者○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非
痺濕病痺音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又非
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得仁者之心則此心之仁則
貫通何所往若不傷己自與己不相干為人物而不自
而不至乎若不傷己自與己不相干為人物而不自
拍不手足之仁氣已不貫皆不傷己既非是肥身然其氣
手足亦自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
不屬已矣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
合評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痛痺之謂也如此則竟者為
仁仁可以竟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已求之○齊
氏曰手足不屬已氣之外邪問之故與氣不相貫已求之○齊
物一身手足不屬已氣之外邪問之故與氣不相貫已求之○齊
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德者
聖人示學者以去問之方也○語錄問程子作一敘說集註

作三說說長如何曰程子之論如大屋一椽其說如在大屋

下分兩房看惟仁者之心如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

二已見意問篇附夫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

乃衣下法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公非不欲少法者亦衣帛

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反爾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

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

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法已足則便

不是聖人心亦功用無窮聖人之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

事高遠謂博施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

上說欠就取譬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語立

人產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博施濟衆之問與無

加諸人之義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

證言之信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

聖仁之別

以聖人之言

博施濟眾

此聖之地

以仁者之言

立人達人

此仁之体

以怨者之言

能近取譬

此仁之術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比

三十七章

圖說

熊木曰溫房申天記聖人之容貌不語

言行爲節君章扣難章費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爲樂章聖人之出處除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

及聖述者之謂謂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

夫見賢通

大哉禮包氏註云商賢大夫

圖說

只程曰老彭即彭祖也本

云在商為詩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

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只云於古之賢

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語錄孔子賢

彭之所及自不須謙但其謙退不若而反自比焉且然常是

時此以下推作者略備夫子蓋律詳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

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揚氏曰孔子

孔子曰謂其義則某齊取之是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

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

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

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略

之然實即是作蓋賞罰天子之。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略

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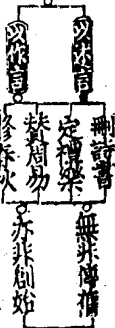
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

且語錄今人多信而不知。是有箇理。而信之者。則曰他

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二字。着意信而好古一

古敏以求之文。然不如其之好。多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其。能。好。多。皆。言。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信。好。古。所。以。惟。迷。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語。錄。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

孔子自言迷途之意



修春秋

亦非創始

此見信古之篤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音識

志又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

語錄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奉奉

服膺而勿失也。饒氏曰默識古道體塗說者相及道體塗

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澁而所存者固

矣行語六中心誠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默為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諸心者其功實

不言而心解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

者其意云

音識

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語錄此三者雖亦
 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同人提衡方能存得默識
 乃不難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地安能如是孝而不厭在孝者
 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此以因聖人自話記了。張氏曰默
 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聞之中者。此在已則孝
 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已心物之不息也。此亦是在已則孝
 說。履自得而必欲人。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孝而
 獨云爾者。蓋隱象山頓悟之言也。熊禾曰。皆用後音後說。此
 煥言默而識之聖門之孝。以沈潜淵默為本。

夫子言何有者。說見子罕篇。

以非聖之極者言

以其事而單者言

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

出事公卿

入事父兄

喪事必勉

不為僇

何有於我謙而又謙

勉齋二段有辨

何有於我其意愈切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

黃氏曰脩治也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

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自新之要也

苟未能之聖人猶

憂說學者乎

語錄脩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徙義改過

齊之心使是善不脩德是自欺有害於心使是仁不脩有

了更日日磨礱勿令間斷徙義改不善須與分則義是事之

宜我改過事竟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如

善便是過惡道全德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致知格物

是講孝誠意正心是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

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

德之條目而講學之發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

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徙之改之始

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亦

徙孟言之謂耳聖人不以此愚所以益愚也○通曰德必脩而後

脩德

不脩

不講

論語七十三

講學

不脩

不講

雖聖人猶以為憂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問問暇無事之時揚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

也胡氏曰申申有發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

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如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去此義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

聖人處也為去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陸畧反作天天字今

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

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錄

亦謂錄嚴厲方可不然無下手處自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

樂錄只是燕居時如此在朝及接人時又不同胡氏曰程

子無錄太嚴厲則不可耳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

君自然中和之符程子所謂自聖人也聖人間居中和之符乃德

性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中庸

以聖人觀

既申申又夭夭

中庸

○子曰其矣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又復扶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

而不能行也則無復

扶又反

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

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此亦前不行之指兆自見於吾身者○

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

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

者心無老少去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存行周公之道

惡於心動不曰心是箇動物夜之夢猶善之思思亦是心

鳥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其正何害○問夫子未嘗識周公

蓋有之○不教也衰如王公皆八九十歲○夫子夢周公

公正且聖人至誠不息然時止時行無所疑懼故及其衰

則不復夢矣。戴少望謂願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
 不聖人察之天。聖人夢無意於斯也。這意思也好。或問
 之。果不可行。而天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
 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
 那。夢寐之間。畫之。張氏曰。夫善學者。夢寐之間。亦
 王。夢寐之間。畫之。張氏曰。夫善學者。夢寐之間。亦
 心也。通也。吳程曰。甚矣吾衰也。身之未定。心之未
 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三字。皆作一。意承
 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善者。也。相應。存者。一。意承
 之。異。惡。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去。也。字。相。應。存。者。一。意承
 字。下。無。得。程。子。之。本。意。未。敢。以。爲。必。然。姑。附。其。說。於。後。
 先生長者
 證正之

聖道不行之嘆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也。道則人論日用之間所當行者

是也。語錄云：如講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

歧之惑矣。語錄云：道猶路也。趨向在是而趨於彼，則必至者也。胡氏曰：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有定向也。

即如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

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未得之志

既得之方有可據守，又在守之固耳。語錄云：德是心得之，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心，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

須當照管。通文金履祥曰：篤本而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

不要失了。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然心而不失

不如此章之密。吳程曰：後德者得也。元得之稟受，與進路

者皆然。此若必曰：行德然後有得，則明德之屬，皆不可

通矣。今本精當如此。况胡伯量得之朱子而命之，是據於心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

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依

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才令少有走作無物

欲之依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是逐件

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是全體大用常依發見如

道發德而有息之仁便開仁是全體大用常依發見如

因事以有孝子因事居仁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發見如

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肯實得於己如有物可說德

依仁則據德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肯實得於己如有物可說德

着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頃更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心之全德也

德也

德也

德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明氏曰玩物本非美善然以六藝為物

人之游觀有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

時而為之

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

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或問游於此則可以盡物理周出而

或問游於此則可以盡物理周出而

入矣。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此章言人

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

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胡氏曰：不物以養性，學者

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

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語錄：志於道，方是去處，到底於德

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則得道了，却有何事？此時此心

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吾不依於仁，則無不在此。裏邊許多

德，都總攔阻，只穿都了。被德則道方有歸着，依仁則德方有

本領，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這道理，則道方始一不流，通無礙，因

與精粗皆無參漏，皆是做工夫處。○自志道至依仁，無不從

先入精粗皆無參漏，皆是做工夫處。○自志道至依仁，無不從

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或問云：

凡摯。音。吉。音。同。天子。饗。諸。侯。圭。鄉。蓋。大夫。馬。士。庭。燕。人。之。摯。而。一。而。退。不。去。成。人。爲。禮。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也。縶。馬。繫。縶。也。拾。射。禮。也。對。軍。中。無。摯。以。然。拾。矢。可。束。脩。其。至。薄。者。不。出。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爲。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爲。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爲。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爲。黃。也。然。比。羔。膾。爲。薄。也。齊。氏。曰。此。禮。之。薄。者。薄。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束。脩。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具。

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

教之禮記曰禮聞來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憤旁粉反悱芳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補氏曰
而未能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巳憤有替適之意口欲
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巳悱者屈抑之貌
謂聞其意發謂達其辭
張而爲之發其機
 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

禮記卷之五十七

禮記卷之五十七

已言學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去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

爲受教之地也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程子曰

憤悱誠意之見賢遍於色辭者也鮮艷持其誠至而後告之

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乃復告爾以三問反則不啓發不

子作兩節對說程只作一串說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

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只是說不出李者至憤悱時其心

已略略通曉但一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其心

於此啓發之羊一問其二謂須是李者自去理會李一問而

不能以三問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李也○輔

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取之且必待憤悱而發則如水之

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又

不憤不啓

○惑至而後止耳

○此聖人施教之法

不憤不發

不反不爲學○自由得可復告

以爲切要

憤則可啓

不誠則不堅

此學者受教之基

排則可發

反則可復

無得則徒復

○子入食於有淺者之測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卦也

馮氏曰禮記記此蓋古礼然也是書所記

故門人以爲記尔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語錄聖人不成

如四時也須漸二過去

○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

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

之正與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發明曰是日歌或

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樂可以已也

夫子臨喪

以飲食對問

見食之不其

此聖人情性之正

以飲食對問

見哀之未忘

論語卷八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全上声 夫立句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

則安於藏無固必也

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舍之則無可藏惟孔顏先

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

以行則止仕可以止則止

用之則行難漆擊用之未

則藏非所效舍之則藏是

命聖人說命不柰何底意

知有命又說得之知有命

論語

張師管白子謂顏淵曰

五百見其佳未見其止非而命而濟其汝也蓋文雖異而句則
同前章子謂顏淵曰請爲一而如子謂仲弓亦曰請爲一而
是也後章顏淵曰請爲一而如子謂仲弓亦曰請爲一而
而曰字亦自爲一句是也○金履祥曰請之行必有所施行
之專謂之裁必有所留藏之具孔穎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
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
必行而妻聖之清未免於必裁爾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
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語錄與乃相與之與非許
與之與子路此問雖無烈

意然猶有
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
好去声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徒徒手而無所持也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

此皆以抑其勇上三而教之下二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

路蓋不知也語錄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審一審好謀而
成既謀之須是果決必敬教成徒謀而不成何

益於事。此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老見精密。○
黃氏曰：臨事而發。惟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
周悉乃全之計。故其事則無忽心。無倚氣。臨事必能成。懼非
怯懦而恐。惟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極取於事。必有一定之
謀。既成而不愆。于素自無。能倖速成之弊也。○謝氏曰：聖人
無非神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
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
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避
人。自有兩義。謝氏謂不用求
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音於此
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
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過。故有是問。夫子之言蓋
因其失而救之。夫音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況於
行三軍乎。

顏路出處



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

○幾於聖人

欲行三軍。其論益卑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

執鞭賤者之事

太史公曰鞭其言本此

設言富若可求則

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

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

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

蘇氏曰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

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是假設之

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是正意下

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直下句也

求富此聖人之設辭非有所惡

此聖人之決辭姑從所好

之所慎齊戰疾皆疾

齊之爲言齊如字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
也。○禮記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則皆反齊也。誠之至
與不至視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
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揚氏
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聽事。而懼康子。○尹氏曰：夫子無所
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有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
者尤致謹故弟
子記以垂教。

子之所慎。

○死
○喪
○祭

事死事亡盡神所繫
衆之死生國之存亡所繫
皆所當慎之大者
身之死生存亡所繫

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

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李氏三月學之文因以忘味之文
否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

通攷

金髮祥曰三月白作一句燕。吳程曰在齊絕句與子

以釋其意非李文性。然我之程子有云聖人不疑滯於音安

有月一語不。知肉味。至三月。不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此

也。聖人因以記之。朱子於或問則曰。以史記考之。則音之

月而忘肉味。既而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而語

是言世久而集註不取音字之說。恐音字亦如李之誤。可也。

又按三山樂師。譙曰。齊之意。則開韶三月。西字當作一。讀可也。

魯定魯祭。又譙魯大帥。樂然後古。祭必師。樂適齊之後。夫子

魯而夫子行矣。又未幾而師。樂適齊而魯祭。發矣。夫子受齊女

魯惜。一旦在齊。聞韶。感概。不知肉味。蓋識心專一。不知其他。亦

以見聖人。莫美。感概。無此。理。出。傳。孔。壁。占。文。中。作。在。齊。聞。韶。

有夫子。乃。於。齊。於。無。此。理。出。傳。孔。壁。占。文。中。作。在。齊。聞。韶。

音三月。從今。文。為。正。愚。後。集。氏。之。言。發。明。透。徹。因。附。錄。於。此。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

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作識禮樂之情者。能

音也。清實也。

命五

一

十

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
不知肉味而數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語錄史記子在
三月不知肉味聖人聞韶須是去季季之亦須數月方然三
月大約只是言與久不成真個是九十月至九十一日便如
肉味此處見得聖人之樂分明為一○馮氏曰如是一日便如
見得夫子之心與聖人之樂分明為一○馮氏曰如是一日便如
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
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列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
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始謂是故季扎在魯
觀韶雖極稱善采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季之而忘味之
久也先師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爲韶樂詳聖之
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忘味而深數美聖如
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忘味而深數美如
之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忘味而深數美如
謂以美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季之誠先
子以韶舞其最後故

夫子聞韶

以不知肉味之言

以感之深

以不知肉味之言

以感之深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

爲狸助也南君也公也也公也其也子也則也若也王也公

難而國人立蒯聵之也蒯聵於是管蒯聵而取拒之時孔子

居南蒯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常也故冉有疑而問

之諾應辭也冉有疑夫子以真批父是多少不願有不須疑而問

之則擇於義或當立也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國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

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

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食

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也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求可謂孝乎以臣弑君

亂乎左宗周而伯夷叔齊叩馬而諫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只

即雷首山之陽在河東府河東縣來緱而食之遂餓而死怨

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荀子道篇子

路問曰曾大夫

吾所以夫子為無所不知也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曾大夫練而

附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特為女問之問曰練而

問非也其大夫是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

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語錄使子貢釋問事不謂夫

詳盡只說古之賢人亦無分曉再問怨乎便見子貢問怨

父子所向無非人欲聖人之有可謂善為許矣蓋伯夷以父

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

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饒氏曰兼此兩句既而各得其志為則

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之濠國拒父而

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語錄問二子之遜國無中

命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者來齊以父

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

即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

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親
何故則夷齊曰一是一父子乎國一是一兄弟乎國此是則彼非
可知○劇雖與鄰若有一人對道理各執一說就去了今劇
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必多少不順讓者以爲當立公子則不知
耶不肯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王下
欲方伯扶罪立之斯怨得正○斬之迷當在豎公薨而夫
欲則心不安心本仁然傷着本心則不仁矣○鏡氏曰仁者
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爲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爲尊
是不忍違其父教齊以天倫爲重是不忍先其兄若無之拒
劇則其父教齊以天倫爲重是不忍先其兄若無之拒
○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凡議出於不得已則有
怨二子之議是合當如此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夫子告以
求仁得仁謂是合當如此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夫子告以
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
之仁伯夷以天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
心方安齊以天命爲重是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齊之
則不安矣節之拒父全無人之心天理於心安乎○程子曰伯
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謙諫伐言所以夫子
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齊氏曰父子兄弟之所立也君臣之
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勝然有見於富

賞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考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伯夷之仁必有見夫甄之不仁知夷裔於人紀爲有功必知極爲名教之所不容

衛君夷齊出處

父子爭國

唯恐失之

不可同年語

兄弟爭國

終無怨悔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疏反食音崩枕去志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菴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樂亦無不在焉他人視爲困極聖人樂聲上然天理雖處困極而

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語錄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

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

之樂耳○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

處如氣壯在人遇熱亦行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

○樂字在生理會得樂後心悅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程子曰然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
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陳氏曰
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學盡後胸中澹然無纖毫窒礙
而無入不自得與無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
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
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豈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
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漢子不能改聖
回也之下是可見不為節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
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
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與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
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亦見得不
於貧賤處說先師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
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樂者發程子
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與言之而不於孔子樂與言之者
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子所以誘顏子之
孝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
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富言其樂也論語許謙曰孔顏之樂相
心而改其所樂與見其樂之樂焉論語預而有不同顏子不
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心無所在
而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心無所在
上焉不改其樂
自不同當味

孔顏樂處

以孔樂言

疏食飲水
由然而挾

樂在其中

以顏樂言

單食瓢飲
居於陋巷

不改其樂

相去一間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自言嘗讀他論加

作假五十字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

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

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平七十矣

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

年若是我於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上進退存亡之道

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對休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

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去

而學也語錄聖人一生事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

所以能贊易也。夫子尚孝易始，可以無大過。見人不可
以不孝易。夫子五十始孝，易見人不可以容易孝易也。

學易

以書味言

吉凶消長，各有其理。

明此可無大過。

以人聞言

進退存亡，各有其道。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性得則其正。書以道政事，

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是禮，獨言執者，以人

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語錄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

自有此名。姚氏曰：禮有五，禮之宗朝聘會同非常

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不也。宗朝聘會同非常

也。通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

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

也。識音式，謂之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語錄古之

言而自得之。語錄古之

言而自得之。語錄古之

言而自得之。語錄古之

言而自得之。語錄古之

言而自得之。語錄古之

細而人非之由折無不在其中孔與簡文要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馮氏曰易道精微者秋毫變察任有同非所常言心詩可以取觀群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言之○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伯魚孝詩孝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孝易則其禮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惜耕公也

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

實有未易夫各言者與音余一則樂公不足以致知聖人

子曰女奚笑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倪焉日

有莘莘音首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喜其好藝學之篤耳

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流器古聖人相這般事他使

發憤忘食去

非謂終身只此望置於外也。事上說故可該言不知老之
辨至而為聖人之講辭若依此則實短景不可行也
下句而列不見聖人通達子詩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
而自厭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
足也。晚焉日有禁。一禁而後已。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
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
如此。學者宜致思焉。饒氏曰。道與衆相反。聖人發憤便至
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寒之極。暑之極。各造其極。如寒
不知寒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
自外。孝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至善。所以
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至。

夫子好學之篤

發憤忘食
樂以忘憂
不知老至



真非聖人不能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游去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而聖，毋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語錄：聖人此等語，皆是後向下以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也。聖而但為設辭也。○補氏曰：生知者，義理也。敏求者，事實也。聖與事一以貫之可也。○熊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玩字當。

夫子。

以生而知之言

以敏而求之言

氣質清明

義理昭著

禮樂名物

古今事變

不待學而知

知 理

必待學而驗

行 事

相資相貫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

詭

力

亂

神

造化

怪詭力亂神

造化

之迹鍾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
 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神
 人也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
 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
 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
 常言蓋不及是於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誤或為於
 神則論其理以曉當山之語錄鬼神只是二氣強抑往來說人
 也然其及之亦鮮矣○語錄鬼神只是二氣強抑往來說人
 事言之如福善禍淫亦可見鬼神道也論語中聖人不會
 說此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
 張氏曰門人記夫子所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
 之精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非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
 無所取哉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怪好勇過我
 義發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皆
 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
 當以實書論語講孝之終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聖人語

人	治	德	常
---	---	---	---

不語

神	亂	力	怪
---	---	---	---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

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語錄：人非以自脩為心，則幸天

必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體脩省亦吾

師也。○說氏曰：此尤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

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

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而軒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

非吾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

師。進善，其有窮乎？江氏炎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

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

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善惡皆師

以所見言

以所聞言

不賢內省

擇善而從

不善而改

○見賢思齊

○謹思之至

○篤行之至

○進善無窮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反

桓魋亦司馬向反桓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桓魋欲害孔

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

能違天害已語錄問聖人見其勢則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

知其理有然不能害者或問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法之弟弟子曰可以謀矣子曰天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也桓魋伐樹遂去之弟子

欲其使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通也

嘗不深慮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問微子謂並行而不問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衛氣教然無畏且記作謀之意

蓋至是亦不能除其聖矣一俟被其命天也桓魋之能

任此道具實一而已矣其如桓魋何桓魋命天也桓魋之能

則天命在已而已桓魋人桓桓魋命天也桓魋之能

不可知之謂道之若匠人桓桓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聖賢臨難

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其如命何

以其有命豈得自必

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其如予何

以其非理可以自必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也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
與二三子者是立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

聖人作正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語默二字所包其間作與語之爲教人易知之止言默之亦

爲教所當知也○語錄曰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

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古

便侃侃自語○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

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

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

者勸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趨而進也

夫之不及易也○論語曰止高者失之過易以陵而進者

愈者病在易也○論語曰止高者失之過易以陵而進者

金日無不有○論語曰止高者失之過易以陵而進者

一荒之在彼者名之曰資其資之高下正有盈虛是即聖道如天

歐陽氏曰聖人之道無陰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曰不察也夫聖人一身之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此道之體也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物黨一篇是問人有得於此言哉

夫子之道

必如天昭昭言未嘗有隱日用行事者然

理一分殊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有忠信也忠信本也。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思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信到得爲忠爲信時全在行。信到得爲忠爲信時全在行。向外聖人言此類若多要人。窮理脩行所以此類若多要人。氏曰忠是實心誠已上者信是實心誠已上者。文者教知之也。行行力行之事。有忠信所以誠實於心。

而忠其信其用也。以謂之四教。○通曰教以孝
文脩行知行常慎。其法數以有忠信表裏當俱實也。

學者進脩之序。

以聖人之教

文行忠信

則以學文

以聖人之教

則以學文

由因西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者
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善人

者志於仁而無惡。孟曰善人是貧賤好處人自然無惡有恒
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

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孝問者也。此思其上而不可得故思
其政之意。○魏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孝而成底善人

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改乎
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者
為無

三者皆虛泰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或問為云者
作為如此之

形如此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雖欲有恒不可得已○語錄
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泰就用度上說窮為而
作有恒者止定時暫做得無時又做不得此便是無常○曾
氏曰上二者兼內外孝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鏡氏曰下
所相言以外○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
言以孝言者兼乎質也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
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
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無而入孝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之域之理虛語無恒者尚
失以明有恒之義○
粹而能有恒為入門其無幾焉○
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
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通而數之○
孔子質美故逆數其美○
自向恒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恒也○
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止又有有所謂神人也○



聖人君子之上
善人有恒之上

不得而見此雙峯謗

生質孝問。



君子聖人之次
有恒善人之次

得見斯可稱異

與張敬夫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爲綱音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

宿鳥熊氏曰多能歸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爲養並去聲。

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是也。然盡物取之絕流。

出其不意謝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於取物之中

於此可見其本心。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

於此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張氏曰使夫

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焉氏曰桑柔詩云予豈孔子

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

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

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認錄知以心言得於聞

其多否則問見孤寡不足以為李矣釋字生於從字識則未

便有從意故不言釋善聞見亦提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張

其知辨之新矣先師曰集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

明矣李干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也

錄亦不介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見也

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詳也

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

謙也蓋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

也

子曰與其進也則知其退也唯何其人潔已以進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

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

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

其既退而爲不善也依改正次序釋五句蓋不追其既往不保不逆其

將來不與以是心至以斯受之耳與唯字上下疑又有

闕文無意大抵亦不爲己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

洪如此輔氏曰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

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

其習浴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爲己甚之說

蓋出於此

聖人待物之洪

必謂曰言

必謂曰言

必謂曰言

有惡

或善

或惡

與其潔

與其進

不保其往

○至斯受之

○不追既往

○不爲己甚之意

論語卷二十二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

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先解斯字甚緊於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點斯字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語解安有窮底如

善不是情欲之欲。輔氏曰人不知反求遂見仁之遠夫子所以發此論。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

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楚名司寇即司敗昭公魯君

名稠音音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

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取於其爲同姓謂之異黨乎取上然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上

取於其爲同姓謂之異黨乎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人司敗指而達之也猶助墜非
曰冀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魯孟子者諱之使
若宋女子姓者然語錄常時吳編中國無斷主齊端出帶而
子亦自知其非矣馬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與姓不曰孟
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出而婚嫁不稱其族也女子
曰姬宋女曰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謂者魯
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
臣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談誦之語也先師曰不稱姬
有不可掩者○孟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
其其死曰孟子卒

巫馬期以生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以
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
也司敗又主其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
也及司敗○為有黨而失其愛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

不可也

補氏曰注以有過而不知為幸然其受以為過也亦

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

矣 呂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

其旨矣 梁公以謠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

知直其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

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媾之非則自無君臣之

之法 隨改 於愛元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

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和怨是雖此不盡其意 詩曰聖人歌而後和之

首尾節奏之備 先加日集此見聖人與人為善

善是與人為善者 也 初則取之 後則取之

此見聖人氣象從容

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聖人之集有不可勝評既者焉讀

者宜詳味之

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物不待暇於人而

若不行其曲終而遽知之則其於我之能以掩彼之善矣

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彼歌而

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爲善之意而又掩其善也然此

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

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補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

意思至故審密○補曰此不過歌之善皆尔夫子所以取之

與之者如化則凡所以取之善皆尔夫子所以取之

之善皆尔夫子所以取之

之善皆尔夫子所以取之

之善皆尔夫子所以取之

之善皆尔夫子所以取之

之善皆尔夫子所以取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

語錄云莫疑如此人

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

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之難易去

聲去之難易去

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補氏曰勉人爲其美而不廢其文○補氏曰身行

則爲君子之德矣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

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

焉

通曰此文字輕不過者於言辭者尔先師曰文不在茲之

難易緩急釋之

夫子自謙

莫吾由人

尚可能人所能

未之有得

全然非已所能

則吾豈敢

不敢自謂已能

可謂云爾

正唯弟子不能

中庸之經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誇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

之備也此請言之仁而義者故爲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

備。然氏曰聖則仁之然而至。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

謂以此教人也。其意謂人。是。其。仁。聖。但。爲。之。畢。竟。是。箇

當。而。何。白。不。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知。行。二。事。而。已。自

期。博。文。約。孔。可。見。皆。不。外。乎。知。行。但。指。定。大。然。不。厭。不。倦。非

已。有。之。則。不。能。所。以。第。子。不。能。學。也。抑。所。行。所。教。無。非。不。息

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

道。不。厭。不。倦。矣。○誦曰此。雖。夫。子。不。敢。爲。聖。與。仁。之。名

聖愈見夫子有 ○晁湖氏曰名謂文字以 嘗用有聖

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

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道聖壯天

小無一人能與於是終 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

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上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

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輔氏曰華蓋即為之

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孝者所能發也 輔氏曰前以孝不

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致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

勉人 歸之已歸選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庶事所以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去去

所之辭也馮氏曰上有誅累生特德行以賜之命則詳周官

六辨六日誅是也 禱亦誅其功德改謂之誅云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祗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

文集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上也

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

之譴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

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聖人素履無愧

引越神明之特豈持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于路

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語錄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曰自他入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邪

惟味其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

求多福之意可見○鮑氏曰誅如哀公誅孔子是也古誅文

之意蓋曰往者疾病將嘗禱尔于神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

祀出儀禮第十三篇云謂門戶禱行中禱蓋

祀孝子之情五祀傳言之士二祀曰門曰戶

蓋臣子迫切

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

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語錄在臣子則

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

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設禱必非

淫祀也

不當請耳○或問禱而當與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

語於鬼神以尚頌史之書君子置為是哉又曰所禱卜筮之

屬... 實... 曰... 夫... 人... 言... 不... 必... 問... 但... 人... 之... 素... 行... 自... 不... 可... 伏... 尔...
屬... 實... 曰... 夫... 人... 言... 不... 必... 問... 但... 人... 之... 素... 行... 自... 不... 可... 伏... 尔...

請禱情理

以禮

未嘗有過無善可遷 夫子勿無事於禱

以禮

子切於父臣切於君 子路當不注頭而自禱

○子曰夫者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者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其失中而奢之害大

先師奢則其害大

道然奢也倍犯焉當也其後固之害止此而已則其害也

不係也每固是言儉之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指奢指儉

論語七卷二十一

以不孫與固

奢儉皆失其中

奢儉

以不孫與固

奢之爲害又甚

不救時之弊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曠體胖。胡氏曰：循理不勝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方體徒悴，患得患失，所以憂戚。○馮氏曰：蕩蕩曰坦，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戚也。

君子小人

小人曰

患得患失長戚戚

小人曰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氣質稟於陰陽，合德誠仁，陽合德誠，應上文氣質而言。全體渾然，陰陽合德誠仁，陽合德誠，應上文氣質而言。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常人偏於溫則

於於恭而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亦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
 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嚴而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
 中有陽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語錄陽便有中和自
 然之意思不遂便有中和自然之意思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
 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樹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
 是帶說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皋陶陳九德亦然初李如
 兩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項勉強久後自
 然。問此章是極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
 章請大問此章是極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
 體上看門人執事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
 去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者不能記則輔氏曰用心不密
 皆然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而玩心也
 然則熊禾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
 也然則陽之體剛而剛則剛陽也恭屬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
 溫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聖人中和之妙

以意作言

全卦渾然

以象作言

陰陽合德

以見於象

威而不猛

溫而厲

恭而安

論語卷之七